

浮 沉

封面设计：乐秀稿  
责任编辑：马云

**浮 沉**

艾明之著

**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**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2 字数197,000

1980年2月新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,000册

书号：10078-3097 定价：0.69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一九五七年初版。

小说的女主人公简素华护士学校毕业了。她抱着远大的理想，决心奔赴最艰苦的北方工业建设基地，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；她的爱人青年医生沈浩如却另有一种理想，他需要的是一个美丽温柔的伴侣，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小家庭，享受温馨安逸的生活。简素华在自己的理想面前，毫不动摇，毅然离别爱人，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，送医送药下工地，与工人打成一片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作品通过这对青年人曲折的爱情波澜，反映了人们的两种恋爱观，两种人生态度。

# 第一章

## 1

好象盐落在油锅里，护士学校毕业班整个沸腾起来了。

事情是在晚自修的时候发生的。未来的护士们，在教室里准备着明天的测验。日光灯把教室照得通明。除了书页的掀动，周围静得连呼吸和灯蛾扑向日光灯的声音都清晰地听得出来。窗外是五月的晴朗的夜。一阵阵花香，随着风势，从校园吹进教室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，穿着一身浅蓝色的士林布制服，轻轻地迈了进来。

她站在门边，向教室扫视了一转，她那略显发胖、有着细而密的皱纹的脸，闪过一道快乐的笑容。但很快她就抑制了自己。她在课桌中间悄悄巡视着，当她经过的时候，有人抬起头，惊喜地叫起来：

“林校长！”

林校长伸出一支胖胖的手指，威吓似的从齿缝中透出一声：

“嘘！……”

她慈祥地笑了，摇摇头，继续向前走。

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，她停住了。两个姑娘，年龄都只有十八九岁，一个长的比较清瘦，尖尖的脸，端正的鼻子，有一对并不很大，但却非常明亮的眼睛，这对眼睛里，常常会出现一种和她的年龄不很相称的沉思的神情。她的薄嘴唇有很好看的弧形。在上嘴唇边，有很小一点黑痣，那是要站得很近，才看得出来的。当她默默地笑起来，这颗小黑痣就给她的脸增加了许多温柔的动人的魅力。她的头发剪得很短，用橡皮筋扎成两小股，当她说话，摆动着头部，那两小股头发，就象乡下货郎担手里摇着的手鼓，向两边摆动起来。

另一个却是小胖子。她整个身体的轮廓都是圆的。——脸是圆的，胳膊是圆的，身体是圆的，小腿是圆的，连那双肥胖的小脚看起来也是圆的。她的身体比前一个要高大得多。但在她年轻的圆脸上，却经常浮着惶惑的不知所从的笑容。这个笑容使她的脸容变成甜蜜的，容易亲近的了。

这两个女孩子，一个叫简素华，另一个叫唐小芳。她们为了不惊动旁人，离开书桌，悄悄躲到这个角落里，坐在地上，轮流担任教师，提出各种习题，让对方回答。

现在担任老师的是唐小芳。她刚提出一个问题，简素华把课本覆盖在自己胸前，闭着眼，轻轻地答诵。她们是这样专注，林校长站在她们身后，她们都没有发觉出来。

简素华刚回答完，还没有睁开眼睛，一只柔软的手落在她肩上：

“答得好！可是你忘记了，在做这一切手术以前，首先要给病员进行麻醉！”

简素华和唐小芳一齐回过头来，立刻看到林校长充满了期待和热爱的脸容，便快乐地笑了。她们正想说些什么，林校长却摇摇头，禁止地说：

“你们温习吧，别吵了大家……”她还要说什么的，忽然脸色一变，停住了，迅速向另一处走去。

简素华和唐小芳惊讶地跟着转过头去。在另一边的书桌上，绰号叫“交际花”的马菲霞，打开粉盒，照着镜子，用精巧的小梳子，在梳理她鬈曲的头发。

“又是这位小姐！”唐小芳圆圆的小脸露出卑夷的神气。

林校长走到马菲霞背后，伸手把粉盒拿过来。马菲霞大声尖叫起来：

“谁在开玩笑！”

她回头一看，窘住了，但很快就恢复过来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似的叫道：

“林校长！”

林校长不满地望着她，勉强笑着问道：

“你功课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唔……都……差不多了！……”

教室里扬起了一阵抑制的笑声。

林校长向大家扫射了一眼，然后望着马菲霞说：

“请你回答我：一只蚊子叮了脚尖，细菌要经过哪些血管走到心脏？”

马菲霞噤着，脸开始红起来。

林校长等了一阵，不见她回答，继续问道：

“请你回答我，盲肠开刀，要切开腹部哪些肌肉部分？”

“这个……明天也许考不着的。”马菲霞结结巴巴地说，还故作俏皮地扮了个鬼脸。

林校长严峻地皱起眉头：

“你出去工作后，万一遇到这样的病人，怎么办呢？‘对不起，我们学校里没有考到这个！’你能这样回答他吗？”

周围又飞起了一阵笑声。

林校长叹了一口气，一面向讲台走去，一面感慨地说：

“要抓紧呵，同学们！各方面都需要人，都等着你们。时间，现在比金子都要来得宝贵呵！”

她陡地车过身来，面对大家。于是，所有的学生几乎同时都发现，林校长的眼睛有点湿润了。

“本来还没有到宣布的时候，但我要小广播一次。”林校长停顿了一下，好象在考虑是否应该这样做。“学校已经接到通知，为了各方面建设的需要，我们要提前分配工作！我们要分手了！”

林校长脸上虽然极力保持着笑容，但她的声音却在发颤。她匆匆忙忙地结束道：

“同学们，不能浪费时间呵，我们的本领不是太多，而是很不够，甚至可以说，还没有！”

下自修的钟声响了。她转身走了出去，把马菲霞的粉盒留在讲台上。

这个消息好象长了翅膀似的，一下就飞开了，整个护士学校都沸腾起来。

## 2

熄灯钟已经敲过，宿舍里仍然充满着兴奋的说话声、笑声。大家差不多把临睡前照例的漱洗都忘掉了，连最溺爱打扮，每次熄了灯，还在床上卷半天头发的马菲霞也改变了习惯。她晃着满头的白铁发夹，在各个床位前走动，争吵着。

“这一次分配，能把我们分配到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我想到新疆，看看沙漠到底是怎么回事！”

“到新疆还不如到西安，新工厂多，你呢，马菲霞？”

“我哪儿也不去！”马菲霞的头一摇，发夹就切切喀喀碰响。

“你啊，真是可怜虫，上海，上海，这辈子连个火车都没有坐过！马跟驴子都分不清！”

“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！火车跟电车还不是一样！”马菲霞大声反驳。

林校长在窗口出现了。

“同学们，没听见打熄灯钟吗？我真不该把消息告诉你们的！快睡吧，明天还得测验哩！”

她把大家一个个赶上床。

“注意了，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许说话，我就在外面听着，谁说话，明天就不要她参加测验！”

她熄了灯，走出去。她并没有在窗外停留多久，几年来的共同生活，使她跟学生产生了这样的感情：谁也不愿意伤她的心，而她呢，对于自己的学生，总是充满了信任。

林校长原来是一个颇具声名的妇科医生。据说有一次由于护理上的疏忽，一个不该死的中年妇女，撒下七个孩子死去了。这件事给了她很大的刺激。她放弃医生的职务，下决心自己来办这所护士学校，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八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不少人劝过她，更多的是讥讽她，要她放弃这个学校，她却坚持着。从这个学校出去的护士，分布在全国各处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要算清她们的数字，就象要算清她自己头上的白发一样地困难。

她离开宿舍后，大家就安静下来了。

这宿舍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，放着三列双层木床，一共睡了二十多个学生。现在大家都安静地躺在床上。月光从窗外泻进来，把晾在铁丝上的毛巾、手帕、袜子，排列在墙角上的一长串脸盆，狼藉满地的各式各样鞋子，照得一清二楚。大家都睡不着。她们用自己的幻想和色彩，在描绘未来的道路，想象着未来的成功或失败，快乐或悲伤。夜深沉了。校园里偶尔传来几声春虫的啾鸣，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圆圆的身影，从上层铺位上悄悄爬下来，赤着脚，向另一个床位摸去。当她经过窗子前，月光照亮她的脸，原来是唐小芳。

她摸到简素华的床前，立刻钻到她的被子里去。简素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索里，吓得叫了起来：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小简，叫个什么！”唐小芳阻止地说。

“你怎么还没有睡？”简素华略带责备的口吻说。从外形和年龄来说，唐小芳都比简素华大，但简素华却更象一个姐姐。

“睡不着。我们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”唐小芳摇了摇头，“要是校长问我们志愿到什么地方工作，我们怎么回答呢？”

“就服从组织分配，哪儿需要人，就到哪儿去。”简素华简截地说。

唐小芳沉吟了一下：

“我也这样想，不过……我有点害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简素华奇怪起来。

“要是把我们两个分开，一个派到黑龙江，一个派到海南岛，怎么办呢？”唐小芳急得好象立刻要哭出来。

“不会，不会这样巧！”简素华安慰地说，自己心里却也有点担心。她们从进学校认识的一天起，三年来，吃、住、玩、学习，都在一起，真要分开，心里总有点依恋。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多不愿意离开你呵！”

唐小芳把脸贴在她的臂上：

“我也是，真要是离开了你，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好。”唐小芳说得很轻，就象说给自己心里什么人听似的。

“别想那么远，也许都是白担心。”简素华说。

唐小芳叹了口气：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停停，她忽然又说：

“小简，我还有一个害怕，你看要不要跟领导提出来？”

简素华忍不住笑了：

“你的害怕真多！”

唐小芳冤屈地叫起来：

“你以为我怕吃苦，怕离开上海吗？哼，我又不是马菲霞，这点觉悟还有！”

“那你怕什么呢？”

“我怕把我分发到蒙古、新疆，听说那边尽吃牛肉、羊肉、马肉，喝的也是牛奶、马奶、羊奶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你当然没有关系，可是我……我上个月又胖了两公斤。”

“傻瓜！”简素华笑着说，“要胖的话，哪里也一样！去睡吧，明天还要测验呢！”

唐小芳爬起身，跨下床，但她忽然想起来：

“小简，你的沈浩如呢？他不是马上见习期满，要留在上海市立医院当医生吗？他会同意你走？”

简素华的身子明显地哆嗦了一下，她把脸转到另一边，说：

“为什么会不同意呢？他留在上海，也是组织上分配。”

“他能舍得？……”

简素华用脚轻轻踢了她一下，不让她说下去：

“有什么舍不得的！我才十九岁，他也不过二十二岁，结

婚还早哩！”

“说的好听，还不知道人家打的什么算盘呢！”

简素华不让她再说下去了，爬起身，把她赶回自己的床上去。

宿舍里又沉静下来。有一辆卡车从校外驰过，震得窗棂格格地响。“晚上还有人运东西？”简素华想，听着汽车驰远，终于消失了。她从枕下摸出手表，就着月光看了一下，心里暗暗吃惊。“都快十二点了。睡吧，别影响明天的测验！”她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但她却怎么也睡不着，一个青年医生的影子，不断地在她脑海里出现。她想起了沈浩如，想起了跟他认识的前前后后。

### 3

去年夏天，她们到市立医院实习，医学院毕业班的学生，正巧也在那里。他们混合起来，分成若干实习小组。简素华和唐小芳分在一个小组里，组长就是沈浩如。

沈浩如穿着一身白麻布的长裤和两用衫，黑色玳瑁的宽边眼镜，有不停地眯眼的习惯，皮肤特别白晰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给人以安详精明的感觉。在宣布他当小组长后，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给每一个人，谦虚地笑着说：

“请多帮助！”

他把手伸给简素华，无意地看了简素华一眼，他的眼睛忽然停住不眯了。简素华觉得他的手抖索了一下，连忙松开，

两个人都忽然脸红起来。

沈浩如是一个功课很好的学生。他实习的成绩，赢得医生和教授的一致好评。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也很好，觉得他聪明、谦恭、细致，从不跟人脸红脖子粗的争执。而他的家庭出身，使同学们又尊敬又羡慕。

沈浩如的父母亲早年就参加了革命，在上海做过相当长时间的地下工作，后来身份暴露，组织上命令他们转移到苏北根据地去。当时情况紧急，路上又很危险，他们只得忍痛把沈浩如寄留在沈鹤年——沈浩如的伯父家里。匆匆一别，直到解放，他们才再看见自己的儿子。

沈鹤年是电机工程师，在上海一家电机厂里任总工程师。他对国民党的颓废、昏庸、腐败，强烈地不满，但他没有跟从他的弟弟，走他弟弟的路。他知道弟弟是共产党员，同情他，帮助他，却一再拒绝他的劝说，更积极的投入到革命的漩涡里来。

“你别勉强我，”他最后说，“我老了，不愿想得太多，眼前的生活、儿女、家庭，能够勉强维持，就算完成了我到这世界来走一趟的任务！”

沈浩如的父亲曾经和他争吵过，骂过他，他笑笑，依然坚持如故。收留沈浩如是他主动提出来的。也许是由于内疚，他对沈浩如的宠爱，几乎超过自己的儿女。他供给沈浩如一切费用，从来不拒绝沈浩如的要求。只有一点他是严格的：沈浩如必须是有学问的人。他当然没有料到，这种溺爱，不知不觉的在沈浩如血液里，注入了一种无形的毒素。

解放后，沈浩如的父母亲从苏北调到西南工作，经过上海，重见睽别十余年的儿子。儿子长得几乎认不出来了。那时，沈浩如已经在医学院读书。他们不愿意中断沈浩如的学业，只得忍受第二次离别的痛苦，让沈浩如继续留在上海。

沈浩如的父亲现在西南一个机关里任副处长，母亲是另一个机关的行政科科长。

沈浩如在实习中，经常跟简素华在一起。简素华渐渐感觉到，沈浩如对她有一种特别的轻易看不出来的关切。沈浩如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公正，很有分寸，但简素华还是发觉，当她想着什么时，沈浩如不动声色就满足了她。有一次，简素华听说最近要进行一个复杂的手术，她告诉唐小芳，她很想去看。动手术那天，她果真被叫去了。很久以后，沈浩如好象无意地泄露出来，是他在教授选拔人员的时候，推举了她的。

他们的感情迅速地增长，每一次开周末晚会，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会场上出现，沈浩如总是第一个邀请简素华跳舞。这一切，自然都看在唐小芳眼里。她先是奇怪简素华的改变，因为简素华在学校时是不爱跳舞的。不久，她就恍然大悟。于是，一到会场，她便借故走开，把简素华留给沈浩如。

有一次，他们在手术室里实习，主治医师忽然指着简素华说：

“脊柱麻醉！”

简素华慌张起来，虽然在学校里她看过示教，真正替病

人麻醉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她心跳着，眼睛模糊起来，手也哆嗦了。当她用镊子挟起针头时，手一抖，针头就落在地上。

主治医师严峻地注视着她，沉默着。

简素华的脸苍白了，羞耻的眼泪遮住了眼睛。就在这时候，她的耳边响起了沈浩如的声音：

“她是护士学校来实习的！”

“呵！”主治医师不以为然的挥挥手，“那就换一位吧。”

简素华忽然着急起来，红着脸说：

“让我来吧，我能行！”

主治医师定定地看了她一眼，亲自把病人扶起来，鼓励地说：

“来吧，沉着一点！”

简素华看看沈浩如，那一个也用眼睛鼓励她，她顺利地给病人做了麻醉。

那天晚上，简素华和沈浩如在外滩公园的石凳上，坐了很久。这是一个无月的夜，江和天黑成一片。摆渡舢板昏黄的灯光，星星点点的洒遍江面。海关的大钟传出悠扬的音乐。白渡桥上不时有电车经过，爆射出一朵朵绿色的火花。他们两个人默默坐着，充满了温暖。沈浩如抓住简素华的手，颤着声音说：

“小简，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，永远永远在一起！”

简素华没有作声，沈浩如轻轻把她的脸抬起来，他们对直地望了一下，于是，一切语言都变成多余，他们拥抱着，长久地亲吻。

简素华回到宿舍时，所有的人都已入睡，只有唐小芳还在等她。听见门响，唐小芳跳下床，赤着足奔出来。

“你回来了！”她问，注意地打量着简素华的脸。从女人所特有的敏锐的感觉里，不必简素华说明，她立刻就知道了一切。她抱住简素华，激动地说：

“恭喜你！你们早就应该揭底了！”

.....

简素华睡在床上，想起了这一切，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温柔的感情。当她一想到明天早上，她把消息告诉沈浩如，将会引起多大的震动，她忽然动摇起来。

“不，小沈不是那样的人！他的工作就是组织分配的！他自己可没有提一点意见！再说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只要我们觉得需要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在一起。我可不能象马菲霞一样躲在上海，外面多需要人啊！”

这样一想，她心安了，她决定明天一早就给沈浩如打电话。

然而，第二天一早，简素华如同班上其他同学一般，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测验中去了。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她才“哎啊”惊叫一声，撂下饭碗，奔到传达室去打电话给沈浩如。

#### 4

沈浩如在内科门诊部实习。坐在他旁边的，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医师江立圣。他是一个有名的内科医生。解放

前，为了不愿侍候老爷阔太的脸色，他辞了一家私人疗养院的职务，自己设了个小诊所，挂牌应诊。据说国民党伪上海市长，有一次喝醉酒，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派了小汽车来接他去。他正在跟别人治病，拒绝了伪市长的邀请，这就把伪市长激怒了，第二天下令罚他的诊所停诊三个月。解放后，他自动结束诊所业务，到市立医院来工作。他的太太为了这件事，在他耳边嘀咕了好几年，原因是他在市立医院的一年收入抵不上开诊所一个月的。但江立圣却一笑置之：“为了钱，当年又何必去学医呵？”他工作学习都挺带劲，在医院里他三度被选为优秀工作者。

沈浩如的实习是由他负责指导的。江立圣认真地接受这个任务。他毫不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沈浩如，对沈浩如每一个微小的疏忽，他都要求得很严格。沈浩如对他的感情是复杂的，感激他，又有点怕他。

每一个病人走进来，江立圣总是让沈浩如先诊断：

“你看，这个病怎么处理？”

沈浩如检查了病人的情况，作出自己的答案。江立圣点点头，或者就把眉头一皱：

“再仔细一点！”

江立圣从来不轻易把自己的诊断说出来。他总挤着沈浩如去想，去摸索。他宁肯让沈浩如在病人面前窘得满脸通红，一头大汗。从此以后，沈浩如碰到这种病例时，永远也不会再手足无措了。

今天门诊的病人很多，但沈浩如的心情是愉快的。他准